

花园
第一辑 精品

主编：
和风

媒婆喜帕·上



NLIC

2970687832

寄秋

◎著

花园精品

媒婆喜帕



·
上



NLIC 2970687832

◎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媒婆喜帕·上/寄秋著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10. 11

(花园精品爱情小说系列. 第1辑)

ISBN 978 - 7 - 80723 - 565 - 1

I. ①媒… II. ①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11864 号

媒婆喜帕·上(花园精品爱情小说系列) 寄秋 著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出版集团

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深圳市天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64

字 数: 2700 千字

印 张: 75

版 次: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- 3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723 - 565 - 1

定 价: 80 元(全 16 册)

远方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远方版图书,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1

凤凰花开，艳阳天晴。

锣鼓闹喧天。

鞭炮声中，一列迎亲乐队浩浩荡荡地从城东来到城西，浓重的炮竹烟硝味带着关也关不住的喜气，飞扬的大红喜字好不热闹。

陈家的闺女今儿个要出嫁了，嫁给她搁在心上多时的张家大少，两人两小无猜、青梅竹马，巴望着举案齐眉、百年好合。

瞧那大红花轿多显眼呀！披纱织绵绫罗幔，彩条缤纷随风荡，仿珠逼真地垂挂轿头两侧，缀着红色的流苏一串串，等着迎接美娇娘。

骏马上的俊儿郎迫不及待地下了马，有些欢喜过了头差点绊了脚，傻笑地拜别岳父母，手中的红彩球另一端牵引着他的小娘子。

在喜娘的搀扶下，娇滴滴的新娘子跨上轿子，丢了扇，羞答答地低着头，注视牡丹绣鞋，不敢让人瞧见她一脸喜色。

“快快快……别耽搁了时辰，你们一个个傻在那儿干什么，还不快点准备甜汤四果，手脚利落点，少些发愣，要是砸了我妍姐儿招牌，

看我饶不饶得了你们。”

头上绾了双髻系着缎发带，鬓上插了朵大红花，神态娇俏的小姑娘佯怒地大喝着，略圆的年轻脸蛋泛着珍珠色泽，一双柳叶眉倒竖着，只是笑咪咪的模样总装不出凶悍样，天生的好脾气，看起来心情很好，虽然嘴里吆喝，可一双柔白的手仍勤快地帮忙，一刻不得闲。

“妍姑娘，我家夫人说了，待会儿请你扶少奶奶入喜房，少不了的大红包稍后便给，你可得多担待点，别闪了神，今儿来的亲朋好友得罪不起。”

“得了，得了，周管家，我妍姐儿办事还有什么不放心，你尽管放一百二十万个心，准不让你家老爷、夫人丢脸的。”她可是有家学渊源，坏不了事儿。

“那就好，给的媒人礼我们决不小气，你细心点，之后我家小少爷的婚事也就有劳你了。”年过半百的老管家有着大户人家的脾性，看人的眼神多了倨傲。

“呵呵……别说得我很贪财似的，做功德嘛！宝少爷才十岁，不急不急，赶明儿我多瞧瞧几个小娃儿，先给你订下了。”

模样讨喜的叶妍笑脸迎人，一手挽着陈家丫环，一手攀着张家管事，八面玲珑地和着两家人，拉近彼此生疏的距离。

年方十九的她是凤阳城里小有名气的媒婆，因母亲也是做媒婆的，打小耳濡目染，跟在娘

亲身旁当个小帮手，久而久之也磨出一些心得。

她相信帮人成就姻缘是一种结善缘的事，她日后也会嫁良人，因此十五六岁便入行，当起牵和缘分的小红娘。

生性古道热肠的她，常常路见不平地把别人的事全往身上揽，仿佛她不做就没人肯做似的，虽然有时热心过度，却也给人温暖热情的感觉。

另外，她的绣工十分了得，堪称凤阳城第一人，不少人涎着好话想一求绣件。

可千金难买一尺绣布，以做媒为乐的叶妍从不绣东西给不认识的人，每次媒合成功时，总会要求新娘子剪一块做喜服的布给她，她再绣上鸳鸯戏水的图样，送给下一个媒合成的新娘当喜帕，让这份喜气能源源不绝地传下去，她乐于做红娘，并不想成为绣娘。

“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交拜……”

红烛轻燃，双喜红字高贴，宾主尽欢，把酒谈笑，喜娘牵着新娘子往新房走，身为媒人的叶妍也跟进房，对着新嫁娘说两句恭贺话，交代洞房前的繁复仪式。

接过丫环递来的红色喜布，她笑盈盈地推门离开，留下羞红脸的新嫁娘等待她的夫君，共度春宵。

媒人的工作是将新人送入房就没她的事了，接下来就是小两口亲亲热热的恩爱时光，见着又撮合了一桩好事，叶妍伸伸腰、揉揉发酸的

双肩，笑着看了眼合上的喜房门，便打算向东家告辞。

她虽小有酒量，可不喜沾上满身酒味，毕竟她还是云英未嫁的姑娘家，若身上老是有散不去的酒气，给人的印象总也不太好。

因此，拿了该拿的媒人礼后，她便从后门偷偷开溜，心里盘算着徐家的闺女也老大不小了，该配哪家的公子好？还有金府的小儿子喜欢善厨、精女红的女孩，谁家小姑娘手巧心细，能博得他欢心……

想着想着，她有些失神了，满脑子尽是谁缺了媳妇，谁少了伴，谁又该成家立业，一堆的生辰八字和名单还有赖她去撮合。

蓦地，一道黑影迎面撞来——

“哎哟！哪个没长眼的混账敢挡我妍姐儿的路，想要下半辈子打光棍，娶不到娘子是不是。”

“是你嫁不出去吧！”

冷冷的几个字如乍暖还寒的三月风，冷飕飕地从她耳边扫过，冻得四肢微微发寒。

一抬头，本来带笑的面容转为恼意，叶妍不快地瞪着眼前不熟、但过节不小的冷峻男子。

“是你呀！二少爷，什么风把你吹出门？瞧你这一身锦衣玉袍的，走路可得小心看路啊，别弄污了，咱们这市井小民可是赔不起啊。”真倒霉，明明是好日子，却偏遇上个黑煞神。

“你是赔不起，年纪轻轻却只靠着那两张

嘴皮子糊弄，想必也没什么本事赔。”身着华服，有着一头醒目白发的男子没什么表情地说。

本想打个招呼就当应付过去的叶妍一听他刻薄的讽刺，柳眉横竖地叉起腰。

“我说李二少，你别狗眼看人低，当下我是比不上你家的大门大户，可难保有一天我发达了，你就别来求我为你谈一门好亲事，到时我会忙得没空接见你。”摆什么臭架子，他最好别来求她，否则……

嗯哼！得罪小人，倒霉三年，得罪女人，叫他一辈子翻不了身。

叶妍从不承认自己是个小家子气的人，可是一遇上这个天生少年白，还有着一双异色瞳眸的李承泽，为人称赞的好脾气立即变为母夜叉，张牙舞爪地想抓上几把。

原因无他，看不顺眼是一个，最大的原因是他常找她“麻烦”，三不五时就有李家下人堵在街头巷尾，威胁着她若不入李家绣坊就要让她好看。

不论李承泽本人知不知情，没教好手底下的人就是不对，而且他经商手腕一向强硬、严厉，实在让人难生好感，所以她讨厌他！讨厌他的眼高于顶，老把别人当成死不足惜的蝼蚁，放在脚底踩的模样。

“很难。”一头白发的李承泽冷漠地道。

“什么叫很难，你要娶得到娘子才叫难！我告诉你，不要以为财大气粗就无所不能，事

有专精，天底下还有很多事是你办不到的！”他竟敢看不起她，她和他杠上了。

“譬如？”自从他继承家业后，还没遇到什么事是他办不到的。

面容清俊、身形偏瘦的李承泽斜眸看着眼前个头娇小的女孩儿，眼神带点蔑然。

李家以经营布行跟织坊为生，李老爷娶了两房妻妾，小妾比原配早了六个月生下儿子，因此李家两位少爷，今年同为虚年二十六。

然而嫡庶终有分别，李老爷两腿一伸升天后，不受重视的李家大少爷只分到几亩薄田和少许财帛，大部分的家产全由嫡生二少爷继承。

因此出生在富豪名门的李承泽是富甲一方，身份、地位自是高人一等，吃、穿、用皆是极品。

“还譬如呐！你今年都几岁了，身边连个补衣缝鞋的女人都没有，你好意思这边逛、那边溜达，不把终身大事当一回事，让心有遗憾的李老爷死不瞑目？”

早些年，娘尚未过世前，李家老爷子就曾来拜托娘，盼能为弱冠成年的小儿子寻一门好亲事，早日传延香火。

可是娘找了些好姑娘，对方一听见做媒的对象是孤僻冷傲的李家二少，不是打退堂鼓，便佯称高攀不起，十个有九个摇头，另一个当场吓晕。

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，未再提起，城里没

有半个媒婆敢接下李老爷的请托。

李老爷一直到死前都担心小儿子的婚事，心有愧疚儿子因异于常人的外貌而饱受世人侧目，无法走得安心。

李承泽双目一沉，唇角嘲弄地扬起。“在说别人之前应该看看你自己吧，叶老姑娘。”

“叶老姑娘……”她抽气，两颊如青蛙般鼓起。“姓李的，你太过分了，我叶妍哪里得罪你了！”

风阳城的姑娘家大多十三四岁就议定终身，一待及笄便风光大嫁，敲锣打鼓地沿街昭告，鲜少有年过十八仍未许给人家的。

叶妍的娘本来也为女儿挑了一名循规蹈矩的教书先生，正要安排两人见上一面时，却在一个风雨夜中急病不起，没多久便撒手人寰，没来得及看女儿嫁为人妇。

叶妍总不能为自己说媒谈亲事吧，即使她本身就是能言善道的媒婆，但遇到这种事还是羞于启齿，于是一桩喜事就这么不了了之。

然后她忙着帮人牵线，每天一睁眼就有操心不完的事，这会儿古婆婆要嫁孙女，那会儿于老头娶小妾，城里的憨小子追不到豆腐西施，酒楼晏老的千金爱慕秀才郎……

总而言之，林林总总的杂事让她忙得不可开交，无暇顾及私事，以至于她的婚事一年拖过一年，成了李承泽口中的“老”姑娘。

“你又何尝好言好语过？利牙一张有如山

中老虎，见人便咬。”李承泽冷眸淡漠，深不见底。

真所谓冤家路窄，很少出府的他，每回出门竟常遇到这女人，而她一见到他就一副看见讨厌的虫子似，让他忍不住与她斗起来。

“那是遇到你，平常的我可是温柔得像一摊水，每个人见了都赞不绝口，好声好气地喊我一声妍姐儿、妍姑娘。”她叶妍可威风呢，凤阳城里无人不知她是何人，略带得意地扬起下颚，学他用斜眼看人，故意要气死他。

很怪的，她与他前后见不到五次面，可就是不对盘，仿佛天生相克，每回不是剑拔弩张，不欢而散，便是唇枪舌剑，互在心口插刀，没一回能心平气和地交谈。

说是仇人嘛，也没什么深仇大恨，只是斗上几句，互相损言酸语；可若无仇，瞧瞧他们此时的神色，似乎又多了一丝不屑和轻蔑，你看我碍眼，我看你心烦，活似鱼篓里两只跳虾，想踩对方一脚好跳出鱼篓。

“如果你到我绣坊为我做事，我也会喊你一声妍姑娘。”他看重人才，该有的礼遇不会少。

她一啐，粉舌轻吐。“别做梦了，本姑娘才不去，你们这些没天良的商人呀，一天到晚只想着压榨绣娘，也不想想她们每天花了多少眼力，为你们做了多少……”

“一个月一百两。”没有人会将眼前白花

花的银子往外推，这是他经商多年最好使的手段。

利诱。

顿了一下，她暗吞香涎。“就是没得商量，我……我不缺钱。”

虽说一百两她最少得撮合十对新人，相当三四个月的收入，她是很心动啦！不过做人的原则岂能轻易地被钱财打破，人要坚持己见，不可随波逐流。

何况她刺绣单纯是一种兴趣罢了，不想当成买卖交易，当初会绣鸳鸯戏水纯粹是给予新人祝福，愿他们百年好合、平顺快活。

哼，分明拿乔，想抬高工钱罢了。“叶妍，别糟蹋了你的好手艺，别家绣坊不可能开出这样的高价。”李承泽脸色严峻，语气带着嘲讽和对她自抬身价的不齿，异于常人的深蓝色瞳眸闪着幽晦。

她没好气地回道：“要你管，我就甘心为人作嫁关你什么事，反正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以后有多远离多远，你别再来找我麻烦了！”

一说完，她头一甩，走人。

粉色发带在她大动作转身下飘扬起来，仿如春日杏花，飘呀飘地，煦煦金阳照射，如瀑般的墨黑发丝也染上点点金光。

那一瞬间，李承泽的眸子眯了一下，脸上表情看不出情绪，但眸光却盯着走远的背影久久不移。

“二少爷，要不要找人去教训这丫头，她的态度太张狂。”竟敢出言不逊，还拒绝他家主子亲口邀聘。

随侍在侧的下人，自作主张地揣摩上意。

“多事。”他低斥一声，“李怒回来了吗？”

“回来了，二少爷，他在府里等你。”被斥责的下人不敢再多说什么，恭敬地回道。

“嗯，回府。”



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李府的议事厅中，蓬首垢面的游镇德有如一只落水的耗子，神色惶恐，十分狼狈地被推倒在地，身上的衣服因慌乱想逃而勾破几个口子。

他一脸恐慌，脸色灰白，萎靡不振地垂下双肩，低着头，一副已知做错事的模样，不敢抬起头看堂上众人。

但实际上他在心里咒骂不已，心机深沉地想着该如何挽回劣势，不让精心策划的一切毁于一旦。

“我知道错了，不应该贪小便宜，偷工减料，让李家蒙上不少损失，我保证以后不会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老实地做事，不生二心。”

“给你机会？”嘴角微扬的李承泽冷笑着，将做假的账目毫不留情地丢向他脸上。“你损及的不只是财物，还有我李家建立已久的商誉，

你要我怎么饶恕你的贪得无厌？”

给他机会无异是养鼠为患，后患无穷。

“我只是一时财迷心窍，没想过事情的严重性，做出悔不当初的行为，经过这一次教训后，我已经彻底悔悟了，我……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李家……”游镇德双肩抽动，以手抹泪。

“这样的理由不足以说服我，如果我原谅了你，又如何对其他商家交代？”有一便有二，人的贪念无止境。

李承泽毫无转圜的冷厉语气，无疑是给利欲熏心的游镇德重重一击，他眼中先是闪过一抹阴狠，继而泪涕齐下地装出悔改之意，博取同情。

“不要呀！表弟，我一家老小都靠我吃穿了，要是失去李家的支持，我拿什么养活老娘和家中十来口，我会活不下去的……”

那一声表弟喊得好不凄楚，好似割心割肉般，叫人好生不忍，忍不住想替他求情。

原来游镇德是李家亲戚，他的娘亲正是已故李老爷的表妹，两家多少沾上一点姻亲关系，因此往来密切，互有货物交易。

游家是李家布行和织坊的上游，长期供应布品给李家，以获利情形来说，虽不致一夕致富，但少说也是小富人家。

可是他并不满足于现况，有了钱还想更有钱，绞尽脑汁，妄想和富可敌国的李家一样富有。

所以他不但苛扣工人薪饷，又以粗麻混细丝混充丝缎，当成上品高价卖出，牟取暴利，造成布匹的质感变差而失去信用。

李家的账房和管事的人可不是由着人瞎蒙混的庸才，他们一察觉到布料品质有异，摸起来较往日粗糙，二话不说地打了回票。

要不是游镇德勤走旁路，想用钱打通关节，好让他的劣质布料入库，这事还不致难以善了，让人看出他的贪婪。

“当你决定做这件事前，你就该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，一切是你咎由自取，怨不得人。”至少他没赶尽杀绝，要他吐出十倍的违约金。

“二少爷，我的大菩萨，求求你高抬贵手，给我一条活路了，不要断绝和游记商行的合作，我给你磕头了，你大人大量，别和我一般计较……”

做戏做得十成十的游镇德当真连连磕了好几个响头，那红成一片的凸额还沁着血丝呢！整个人卑微地跪在李承泽面前，求他给一口饭吃。

在座的家族长辈有不少收过游镇德的好处，他贪虽贪，却懂得笼络人心，该送的礼一分不少，还送到收礼人的心坎里，这下子可派上用处。

“承泽呀，游家小子也不过是一时糊涂，让猪油蒙了心眼，你就看在三叔公分上，别让

他太难看。”

“没错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他也不真是大奸大恶之徒，认了错就好，以后应该不会再犯了。”

“……哎呀！谁没做错过事嘛！退一步海阔天空，镇德平时也挺老实的，对我们这些一脚进棺材的老人家嘘寒问暖，我看他本性不恶，就再给他一次好好认真做事的机会。”

李家的长老们当真被收买得十分彻底，你一句，我一句地说起好话，颇有私心地出言相护，不忍心对他们好的游镇德磕破了头，血流满面。

面无表情的李承泽看了为人说项的族亲一眼，再垂眼看向抱着他大腿不放，低鸣泣涕的表哥，冷然表情始终未变。

“若是再有下一次，用不着等我开口，你会知道什么叫山穷水尽。”必要时，他会给予绝对的制裁。

他在商场的作风虽然强势，但不失诚信，与人交易不欺童叟，方是经营之道。

而他，名义上的“表哥”却是不折不扣的短视商人，眼光短浅得只看得见眼前利益，不思长久之计，迟早会出纰漏，不可不防。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暗自窃喜的游镇德佯装惊喜不已，心底另有一番盘算。

“游掌柜，别高兴得太早，心存侥幸，那批不良品我李家悉数退回，你未依约定所造成

的损失共一万七千八百万两银子，一个月内补足。”想在他眼皮下搞鬼，得看他底子够不够。

“什……什么，一万七千八百万两……”他吓得不轻，当场血色全失。

“你该庆幸我未向你索取十倍的赔偿金，别忘了我是见血就吸的商人，不是见危救急的大善人，自个儿好自为知。”

一说完，李承泽甩手一挥，神态清冷地不置一语，双眸微垂，送客之意很明显。

在座的诸位长者也非不识相之辈，一瞧见他懒得理会的神色，个个不想自讨没趣地自行离去，未再多说一语。

毕竟人有私欲，最看重的是自己，不管收了多么贵重的礼，怎么比得上自家银库充裕，万两银子够他们过个好冬。

唯独面容一怔的游镇德无法接受耳朵听见的事实，犹自转着心机，意图让当家主事的李二少爷收回成意。

只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李承泽身侧的清瘦男子脸色不佳地一喝。

“你还不走，想要我家主子算算你亏空了多少银两中饱私囊吗？”

跳梁小丑，不足为惧。

被一个随从驱离，从没受此屈辱的游镇德身子微僵，眸中闪过阴狠，但仍故作谦卑地拱起手，倒着走出大厅。

表面改过向善的他其实积怨甚深，对继承